世界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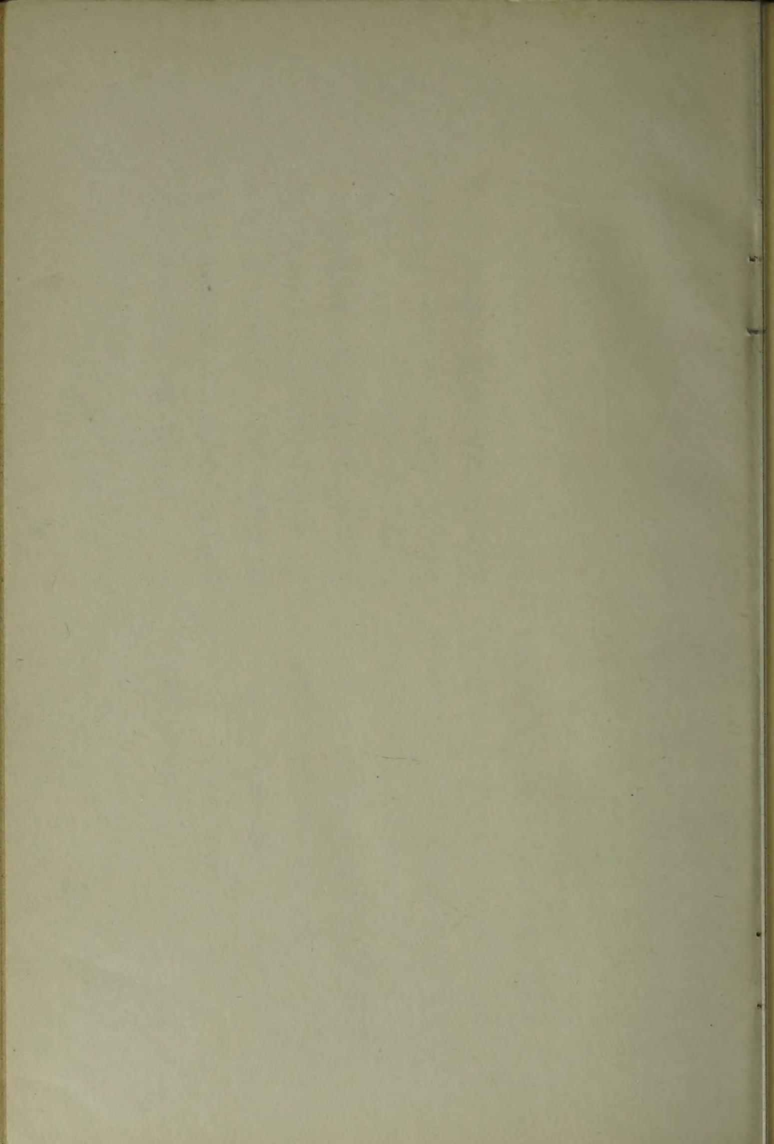
林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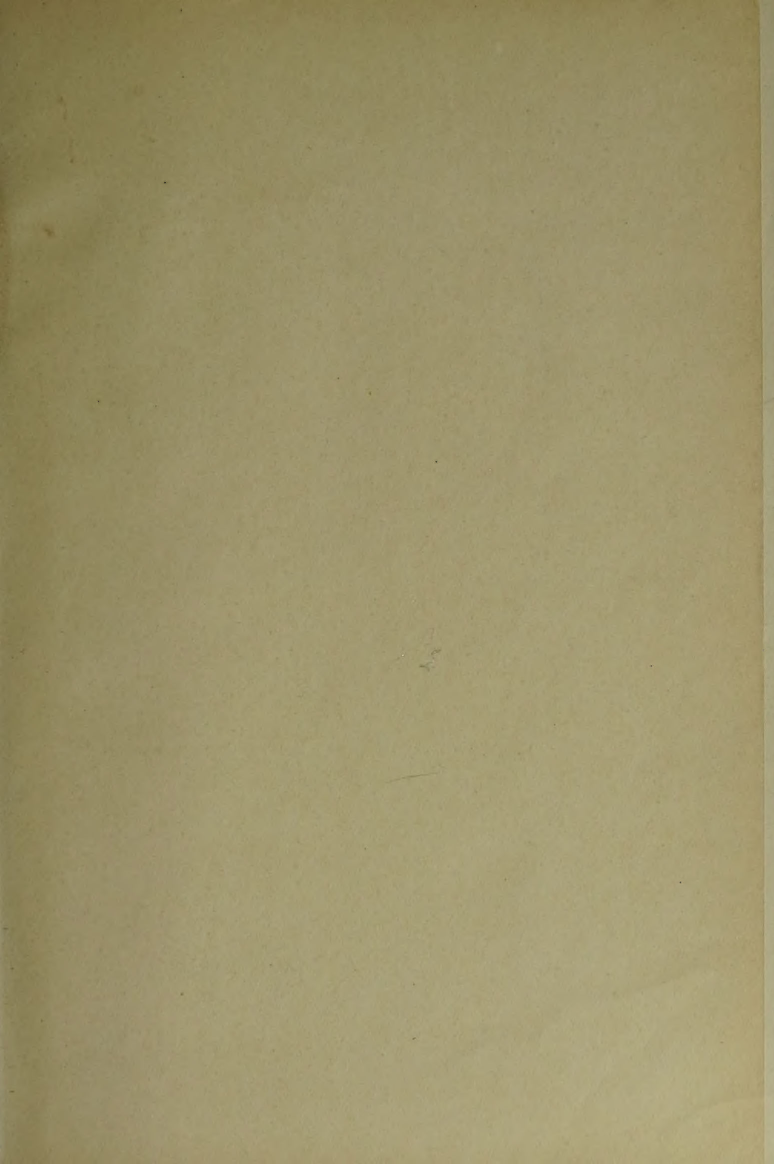
英國德林瓦脫著

沈性仁譯

胡適校

上海商務印書館





林肯序

英國現代文人德林瓦脫(John Drinkwater) 的這本歷史戲是一九一八年編的，先在伯明罕戲園演過，已鬨動一時；後來大文豪班湼(Arnold Bennett) 等在倫敦附近的漢茂斯密(Hammer Smith) 辦了一個新戲園，遂把伯明罕的原班請來重演此戲，成績更大。漢茂斯密雖在鄉間，倫敦貴族士女也爭來看此戲；有一天，一位前任司法大臣從倫敦趕來看戲，竟買不着座位，只好掃興回去。後來這本戲在英美兩國演做，都受絕大的歡迎。

這本戲可算是一件空前的大成功。爲什麼呢？因爲這本戲一來是一種政治歷史戲，平常人向來是不大喜歡政治歷史戲的；二來全本沒有男女愛情的事，更不應該受歡迎了；然而這本戲居然受了英美兩國的大歡迎，居然鬨動了幾千萬人，居然每晚總能使許多人感動下淚！這不是一件空前的大成功嗎？

這本戲的著者德林瓦脫是現代的一個詩人，他的詩集出版的有下面的各種：

Poems, 1908—1914

Pawns; Three poetic plays.

Olton Pools.

Swords and Ploughshares.

他又是一個很懂得戲劇的藝術的人，他曾編有戲劇——上面舉的第二部書卽是三種詩劇，——他又做過伯明罕戲園的藝術主任，故他能於舊有的戲劇之外，別開生面，打出這條新路來，創造這種近代的政治歷史戲。

這本戲共有六幕，事實的大要如下：

第一幕，（一八六〇年）共和黨大會已推定林肯爲本黨的候選總統，派代表四人到林肯家中來，請他接受這個推選。林肯允出來候選。

（這一年大選舉的結果，林肯得一百八十六萬多票，被選爲總統，尙未正式就任，而南加洛林納（South Carolina）邦首先宣告脫離聯邦而獨立。到林肯就職時（一八六一年三月，）已有七邦宣告獨立了！）

第二幕，（次年）南北的戰端將開，南軍要進攻撒姆特炮台，要想林肯把那炮台的駐兵召回，故派代表二人私去見國務卿希德華，請他設法勸林肯讓步。希德華是共和黨的大人物，平日不大把林肯放在眼裏，故允許了南代表。幸而林肯撞見他們，切實答復南代表，說他爲維持統一國家

起見，決不承認南方各邦有分離的權利，決不讓步。（南軍遂進攻撒姆特國軍力竭餉絕，始降。這是第一次開戰。）

第三幕，（約兩年後）南北開戰已兩年了，這一幕借兩個婦人的口氣寫出兩種心理。一個勃羅(Blow)夫人，譯言『打』，代表軍閥好戰的心理；一個阿特利 (Otherly) 夫人，譯言『別樣，』代表那和平派反對戰爭的心理。林肯對他們的話語與態度可以表示他是不得已而戰的。

第四幕，（約與前幕同時）北軍已見勝利了。林肯開內閣會議，討論宣布釋放黑奴的事。南北之戰的原因，自然是南邦蓄奴的問題。南方各邦始終否認聯邦政府有干涉蓄奴問題的權利，故一變而為中央政府與邦政府的權限問題。這個問題爭了幾十年，沒有解決；後來南方各邦越鬧越激烈了，就主張南方分離，自成一獨立的『聯邦』(Confederacy)。故這個問題再變而為統一與分離的問題。林肯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知道黑奴問題比統一問題輕得多，故他認定『維持統一』為戰爭的第一個目的。故他說：『如果不釋放奴隸可以維持統一，我要做的；如果釋放全數

的奴隸可以維持統一，我要做的；如果釋放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可以維持統一，我也要做的。我戰爭的第一個目的是要維持統一。』但他始終不曾忘記黑奴的問題，故國軍戰事順利之後，林肯知道南軍的敗挫已可決定了，他就不顧內閣的反對，毅然決然的宣布釋放黑奴的宣言。這是林肯與威爾遜不同之處。威爾遜等到戰事終了之後方才談到善後的條件，故完全失敗。林肯不等戰事終了之後就先實行他的理想，故完全勝利。

第五幕，（一八六五年四月）寫林肯到格蘭脫將軍營中，寫格蘭脫將軍受李將軍的降服。李將軍一降，南邦的獨立國就完了。

第六幕，（同月）寫林肯之死。李將軍之降在四月九日，林肯被刺在四月十四夜。林肯死後四十五日，——五月二十九日，——大赦，南北之戰正式終結。

林肯為近代史上一個大人物，年代太近了，事蹟又太繁重了，很不容易用作戲劇的材料。德林瓦脫自己說他最得力於英國莊吳勳爵(Lord Charnwood)的林肯傳，他運用歷史材料的手段，眞可佩服！他在他的自序裏說：

第一，我的目的並不是做歷史，是做戲。歷

史家的目的，已有許多林肯傳記很忠實的做到了。……我雖不曾錯亂歷史，但我不得不把歷史事實縮攏來，稍稍加上一點變動，使戲劇的意味得盡量發揮出來。……

第二，我是一個戲劇家，並不是政治哲學家。聯邦的各邦有沒有分離(Secession)的權利，這個問題很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意見；但我個人贊成或反對林肯的政策，絕不關緊要。我只顧得他的人格在戲劇裏的趣味，我只曉得這個用高尚的精神和理想來主持戰事的人是一個很感動人的模範。

他從林肯一生的事蹟裏，只挑出五年；這五年之中，他只挑出幾件事。但這幾件事已很可以使我們懂得林肯的人格和美國南北之戰的大事了。例如第一幕寫林肯的帽子，寫他看地圖，寫他跪下禱告；第二幕寫林肯完全收服希華德；第三幕寫林肯的女僕和那來見的黑人；第四幕寫林肯於討論國事之前先讀一段笑話；大事辦完之後接寫林肯命史萊納讀一段莎士比亞的詩劇；第五幕寫林肯特赦一個要鎗斃的少年，寫格蘭脫將軍對林肯之崇拜；這些都是細小瑣碎的事，但這些小節都是替

林肯寫生的顏料。最好的自然是第二幕收服希華德的一段。林肯在希華德的公事室裏碰見南方代表之後，人都退出了，只剩林肯與希華德兩人在屋裏；林肯停了半晌不說話，忽然說道：

（林）希華德，這是不行的。

（希）你疑心我——

（林）我沒有。不過我們說話要坦白……我組織內閣的時候，第一個我就選到你。我決不懊悔的；幷且永遠不會懊悔的。但你要記得忠心能得忠心。……希華德，你也許想我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可是我能把你的思想看得極清楚，如同你看鐘表裏的機械一樣。你的熱心，你在行政上的經驗，你的愛人的心，很可以大大的貢獻於政府的。不要因爲你想我頭腦不清楚，把你自己毀了。

（希）（慢慢的）是的，我知道了。我沒有把全體詳細研究過。

（林）（從袋內取出一張紙來）這是你寄給我的那篇文章。『幾條意見，備總統的考慮。對英國的政策，……對俄羅斯的政策，……對墨西哥的政策。總統須

得自己管這個，或是交給一位閣員去專管。這不是我個人的專責。但是我也不推委責任，也不包攬事情。』

（半晌，兩人互相看着，一句話也不說。林肯將那張紙交給希華德，他拿在手裏半晌，扯碎了，丟在他的字紙簍裏。）

（希）請你原諒。

（林）（握住他的手）那是你的勇敢。

從此以後，那個瞧不起林肯的希華德就死心塌地的做林肯的幫手了。這種描寫法，比諸葛亮三氣周瑜時周瑜咬着頭上的山雞毛，搓着兩手要殺諸葛亮的描寫法，優劣如何？

又如第五幕寫南北之戰的兩個大英雄——北軍的格蘭脫，南軍的李——的會見，也非常感動人：

（兩個領袖面對着面，格蘭脫舉手，李將軍回禮）

（格）先生，你常使我覺得和你做敵手是榮幸的事。

（李）我不曾有一回不盡力。我承認我敗了。

（格）你今回來——

（李）來問你以什麼條件接受投降。是的。

（格）（取桌上的紙給李）很簡單的。我

想你不至於想我不大量罷。

(李)　(讀了條件)你眞大量，先生。我還可以提出一件請求嗎？

(格)　如果我可以商量，那是很榮幸的。

(李)　你許我們的軍官保留他們的馬匹。那是你的大恩。但我們騎兵的馬匹也都是他們自己的。

(格)　我明白了。他們在農場上有用的。可以准他們留下。

(李)　多謝你。這很能撫慰我們的人民了。你的條件我承認了。

(李將軍摘下佩刀，交給格蘭脫。)

(格)　不，不。這把刀只有一個合適的地方請你收了。

(李將軍收了刀。格蘭脫伸手，李將軍同他握手。互相舉手行禮，李將軍退出。)

這種描寫法，既不背歷史事實，又能在寥寥幾句話裏使兩個英雄的神情態度在戲台上活現出來。我們如果眞想打破那些紅臉黑臉，翻觔斗，金雞獨立，全武行……的歷史戲，不應該研究研究這種描寫法嗎？

十，六，十九。　胡適。

附記。這部書先由趙元任先生校過，他改了好幾處，第四幕林肯讀的笑話，他改的最

多。第一幕的『約翰勃朗』歌的音樂也是趙先生加入的，原書並沒有音樂。趙先生校改後，我又細細校改一遍，幾乎沒有一頁沒有改動的了。這是我對於原譯者應該負責任的。

（適）

又記。這部書有英國本與美國本，美國本略換了幾個人名。如第二幕以後林肯的祕書，英國本作史萊納，美國改作海（Hay）；海卽後來大名鼎鼎的國務卿『海約翰』，與中國的『門戶開放』主義有關係的。譯本因爲單音的姓在戲台上不大好聽，故不曾改正。又如第三幕中的黑人，英國本作陶格拉斯，美國本改作克斯梯斯；這大概是因爲陶格拉斯和林肯的政敵陶格拉斯同姓，容易引起誤會，故我們也依他改正了。

又，這本戲原文每一幕的前面有一段韻文的『引子』，另用兩個人扮作『野史氏』(Chroniclers) 於開幕之先出來說一遍。頗像宋曲的『致語』。我們因爲這種仿古的形式大可不必有，故不會把這些韻文的致語譯出來。

又，這本書裏的重要人物都是歷史上的眞

人物，但第二幕與第四幕的閣員「霍克」(Hook)乃是一個揑造的人物，用來代表那些反對林肯的勢力的。林肯是六十年前的人物，時代太近了，是非雖已論定，但恩怨終嫌太分明，故著者不能不用一個假名來代表那些反對派。這也可見西洋文人的忠厚處。

(適)

林肯

第一幕

伊犁諾洲斯賓非域中亞伯拉罕·林肯家的客室，時在一八六〇年。有一位農人名叫司登先生和一位掌櫃的，克富納先生，兩人的年紀都在五六十之間，坐在客室內火爐邊。這時候天快黑了，但是窗簾還沒有下。兩個老人不聲不響的吸煙。

司　(半晌。)亞伯拉罕。叫這個名字倒是不壞。

克　是的。一點不錯。

司　(又過半晌。)亞伯拉罕·林肯。我認識他有四十年了。沒有做過一點欺詐的事情。唔。(在火爐鐵檔上輕輕敲他的煙斗。若有所思的半晌。女僕蘇珊進來，忙着點燭，拉窗簾。)

蘇　林肯夫人剛回來。他說他就來。

克　費你心。

司　我想林肯先生還沒有回來罷？

蘇　他還沒有回來，司登先生。有那幾位先生要來，他一定就回來的。

司　蘇珊，你的主人要做合衆國的總統了，你以爲怎麼樣？

蘇　先生，我想他一定做得很好的。

克　蘇珊，他得離開斯賓非搬到華盛頓住去

呢。

蘇　先生，我想我們到華盛頓去住一定很合適的。

克　啊！我聽這話很高興。

蘇　林肯夫人很不愛聞煙味兒。

司　是的，蘇珊，多謝你告訴我。

蘇　主人是不吸煙的，你知道。所以林肯夫人特別不喜歡人家在這屋裏吸煙。

克　不錯的，蘇珊，你眞細心。

（他們拍去了煙斗的灰。）

蘇　可是有人倒也不一定拘着人家，彷彿要人家把自己在家裏做慣了的脾氣非改過來不行似的。

（蘇珊出去了。）

克　（過了半晌，拍他的煙斗）我想回頭送來的信沒有什麼可疑的罷？

司　那已經定規了，無可疑的。一定是請他這是很可靠的。

克　我總看不出亞伯拉罕對於約翰·勃朗（註一）的態度是怎麼樣。他們兩人對於奴隸制度，都受不了的，不過亞伯拉罕不像老約翰那樣以武力去反對。他說約翰·勃朗根本就錯了。他說那些狂熱的人無論做什麼總是把自己弄得山窮水盡才歇。

司　亞伯拉罕他是維持憲法的。他希望憲法可以做主人翁。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希望得像那樣懇切的，他如果到了華盛頓，一定要祖護憲法的。他情願犧牲一生去勸告國家反對奴隸制度，但是他不到勸告成功定出反對奴隸的法律之後，決不借那沒有定的法律的名來用武力。所以老約翰·勃朗那種用武力的法子，他是受不了的。

克　約翰是一個勇敢的人，他帶了幾個像他一樣熱心的人，還有幾個黑人，竟想解放整千整萬的黑奴！

司　他眞是勇敢的。當時他臨受絞刑之先說的幾句勇敢話。『諸位朋友，我想你們大大的得罪了上帝和人類。你們可以隨便處置我。我現在差不多給你們處死了。但是這個問題還是要待解決的—我說的，就是黑奴問題，這事還沒有完呢。』那天我正在那邊。司登華·約克生也在那裏。他避開了。有一位陸軍大佐在那裏發號令。等到事情完了，他就大聲說『人類的仇敵都要這樣死的。』但是只有那些怕丟了他們的奴隸的人信他的話。

克　(半晌)：以這種方法絞死人實在太慘……

……他們爲他做了一個歌。(他輕輕的唱)：

5.5 | 5 5 4|3.5 1'.2'|3'.3' 3'.2'|1'1'.

約翰•勃朗的身體雖在坟墓裏頭爛，但

1'|2' 2'|1' 7|1'——

他靈魂直前進……

司　我知道的。

兩人同聲靜唱：

5.5 5.4|3.5 1' 2'|3'.3' 3'.2'|1' 1'.1'|2'

天空中的星宿亦都發了愛惜心望着老

2'|1' 7|1——

約翰的坟……

（少頃，林肯夫人進來。兩人起身迎接）

林肯夫人　司登先生好。克富納先生好。

司，克　夫人好。

林肯夫人　請坐請坐。

（大家坐下。）

司　夫人，今天晚上於你關係很重要的。

林肯夫人　是的。

克　夫人，你想那幾位代表幾時可以到？

林肯夫人　他們七點鐘可以到這裏的。（鼻子一嗅。）亞伯拉罕當然沒有吸過煙。

司　（起身：）夫人，我給開扇窗罷？晚上熱了。

林肯夫人　三月裏的天氣當然熱了。賽姆耳，司登用不着開窗。我們在客廳內不吸煙的。

司　（回到原位：）不吸的，夫人。

林肯夫人　多謝你。

克　亞伯拉罕對於來請的怎樣說，決定了沒有？

林肯夫人　他要允許他們所請的。

司　我看這個主意很對的。

林肯夫人　是的。

克　夫人，我敢說，你勸他那樣做的。

林肯夫人　方才你說今晚上是於我關係很重要的。一點不錯，今晚我要說的話應該比往天的格外多，因爲這是重要的時候。我最喜歡的，我將與一位大人物並列在歷史上。我知道他是多大的人物。我自己可是極平常的，幷且多嘴的，心裏又不像他那樣安靜，高尚。這種種樣子一定記在歷史上的，使人要發笑，幷且要說『可憐的亞伯拉罕．林肯。』那倒沒有什麼，不過還不止此咧。我常知道他於什麼時候應該前進，什麼時候應該後退。我時時留心留心，美國一定要利用我所學得的。有許多婦人也像我這樣的。可是我的運氣好。我的事業遠出於伊犂諾州之外——我們不知道多麼遠。我們貧苦的時候，我常把事情做容易了給他想，現在他的思想已經到這個樣子。從前他們要他去做烏爾根州的州長，如果他去了，在那裏什麼也做不成的。所以我把他攔住了。現在他們

來請他做總統，我就贊成他去。

司　我要向夫人陪罪，方才我在這裏吸過煙。

林肯夫人　不要緊，賽姆耳・司登。下次不再吸就是了。

克　這是一個大位置。你知道希華德對於共和黨推定亞伯拉罕做總統，他的態度怎樣的？

林肯夫人　希華德的野心不小。他希望被推舉的。好在亞伯拉罕知道怎樣使用他。

司　我想因爲民主黨的分裂所以使共和黨的選舉才確定的罷？

林肯夫人　亞伯拉罕是那樣說的。

克　眞想不到呀。那天晚上，我也坐在這屋裏，見你丈夫進來，那頂破帽子差不多從後腦袋落下去了，把口袋內裝不下的紙裝在帽子內，嘴裏罵着幾個混帳東西，我回想到那個時候，我決想不到他現在居然會到全世界人注目的地方去的。

林肯夫人　我年年總想要勸他買一頂新帽子。

克　我那裏有一大批精選的貨剛從紐約寄來的。因爲亞伯拉罕要走了，我想奉送他一頂，他也許可以受的。

林肯夫人　他也許受的。但是他喜歡戴舊的。

司　奴隸和南部。這兩件重大事情他得辦的。

『這事還沒有完呢。』這是老約翰所說的話，

『這事還沒有完呢。』

(亞伯拉罕·林肯進來，戴着一頂淡綠色的破帽子，露着前額，他那大口袋內滿裝着文件。他年紀正是五十歲，臉上還是剃得精光的。進來之後和他夫人接吻，又和兩個朋友握手。)

林肯　呒，馬麗。賽姆耳好？提摩太好？

司，克　亞伯拉罕晚上好。

林肯　(去了帽子，從帽內抖出許多文件在抽斗裏：)你們說約翰·勃朗嗎？哎，約翰·勃朗。但是他的做法不對。你不能以不正當的方法去做正當的事情。假使你要維持國家，用不正當的方法正和做不正當的事情是一樣的。

克　唔，我們得走了。我們專誠來祝頌你今天晚上要說的那句重要的話。

司　亞伯拉罕，世界上這樣的一個大人物，說一句話就是可以號令千萬人的法令，像我們這樣卑微的人做他的朋友心裏實在有點害怕。

林肯　賽姆耳，一個人處到這種地位，反倒更加虛心，虛心到假如眞敢推辭，誰也願意推

辭的。當現在處處人心惶恐的時代，來做這民族的總統，這眞可以叫做難人的事情。動不動就是仇恨，輕侮，同人爭鬥，這種生活我最厭惡的，弄到最後亦許還是一事亦無所成。但是我去是一定去的。我答應你們。賽姆耳，多謝你，提摩太，多謝你。馬麗，逞他們兩位沒有走之先我們大家喝一杯甘露酒罷。（林肯走到櫃邊。）這丫頭，給魔鬼迷的！（又到門口去叫。）蘇珊！蘇珊．戴亭登混帳的！甘露酒放在那兒了？

林肯夫人　沒有丟，亞伯拉罕。我叫他拿外邊去了。因為櫃櫥上擺滿了紙。

蘇　（拿了瓶子和杯子進來：）眞眞對不起。夫人讓我——。

林肯　好，好，蘇珊。快斟罷，你管你的。

蘇　多謝主人。（出去了。）

林肯　（斟酒：）像你們喝慣韋司忌酒的人請你們這酒太不恭敬了。不過這是一點意思罷了。

司　不要緊，亞伯拉罕。

克　亞伯拉罕，我們給你祝福。夫人，我們給你道喜。願上帝祝福美國。

（克富納和司登兩人喝酒。）

林肯夫人　多謝二位。

林肯　賽姆耳，提摩太——我爲我仁厚的朋友的希望喝這杯，馬麗，爲朋友的交情。我這個人不能沒有朋友的交情，因爲我的心很奇怪，最好憂慮。願上帝祝福美國。

（林肯和他夫人喝酒。）

司　呀，亞伯拉罕，我們再見。夫人，再見。

克　再見，再見。

林肯夫人　司登先生再見。克富納先生，再見。

林肯　再見，賽姆耳。再見，提摩太。多謝你們兩位光臨。

（司登和克富納出去。）

林肯夫人　你最好在這裏見他們。

林肯　很好。七點前五分了。馬麗，你想靠得住嗎？

林肯夫人　靠得住的。你想呢？

林肯　我們打定主意要限制奴隸的制度。南部一定要反抗。他們也許會脫離聯邦。那是不能准他們的。假使聯邦破壞了，美國一定會糜爛。打算挽回這禍殃，或者要流血。

林肯夫人　但是你不做有誰做呢？

林肯　沒有一個人。我知道。

林肯夫人　那末去罷。

林肯　去。

林肯夫人　（過了一回：）亞伯拉罕，這頂帽子

眞使你失體面。我說的話你總不注意的，你以爲這種事情不要緊。像你的身分應該稍爲注意一點體面。

林肯　你的話很對。我忘了。

林肯夫人　你那裏忘了。不過不注意是了。賽姆耳．司登在這裏吸過煙。

林肯　他是一個不留心可憐的人。

林肯夫人　他倒是那樣的人，你得做個好榜樣給他看。他把我的客廳燻得這樣臭，你也不管。

林肯　我當然留心的——。

林肯夫人　你不留心。你腦筋裏事情太多，那裏有工夫聽我的話？你沒有鄰舍，我是有的。

林肯　唔，我想你的鄰舍就是我的。

林肯夫人　那末你對於外表爲什麼一點也不注意呢？

林肯　你說的很不錯。我應該注意的。

林肯夫人　你去買頂新帽子可以嗎？

林肯　好，我一定買去。

林肯夫人　幾時呢？

林肯　一兩天之後。不等幾時的。

林肯夫人　亞伯拉罕，我的脾氣誰也猜不到有多麼好。

林肯　是的，你有這種好脾氣，吾愛。我承認這

是於你很有用的。

(蘇珊進來。)

蘇　那幾位先生來了。

林肯夫人　我見他們去。

蘇　夫人，主人要手絹不要？他早晨沒有帶走。

林肯　現在不要緊，蘇珊。

蘇　先生如果要，我已經帶來了。(手絹交給林肯，出去)

林肯夫人　我去請他們進來。亞伯拉罕，我信你的。

林肯　我知道，我知道。

(林肯夫人出去。林肯走到挂在牆上的一張合衆國地圖邊，站在那裏動也不動的看着。過了幾分鐘蘇珊走到門邊。)

蘇　請這邊走。

(蘇珊引進一位很華麗殷富的商人，威廉·塔克爾，一位精幹的小律師，亨利·幸特，一位瘦瘦的普通傳教師，愛利史·潑拉斯，還有一位共和黨報館的新聞記者，哲姆士·麥坎脫雪。蘇珊退出。)

塔　林肯先生。塔克爾我的名字是——威廉塔克爾。(介紹他同來的幾位。)林肯先生，亨利幸特先生——和你是同職業的。爲哇海窪律師公會的領袖。愛利史·潑拉斯先生

是本薛文義州人。你也許聽過他的講教。哲姆士．麥坎脫雪，你認識的。我是從希加谷來的。

林肯　諸位，有何見教？哲姆士，一向好？諸位請坐。

大家圍着桌坐。

塔　我蒙舉爲代表中的主席。我們是希加谷共和黨大會那邊派來的，來請問先生肯否承認他們所請爲合衆國共和黨的候補總統。

潑　林肯先生，大會裏很知道，按現在的情形，民主黨分裂之後，不但請先生去做候補的，他們所指定的人一定會被選舉的。

林肯　諸位，你們中間只有一個人素來知道我的。你們不知道我對於這件事情上有許多不彀資格的地方罷？

幸　這是他們已經詳細討論過的。

林肯　有幾樣怎麼說呢？——有幾樣——丰姿我是沒有的。京城裏對於這上頭似乎很講究的。

塔　他們也討論過的。林肯先生，但是現在時機太困難太危險了，我們只計算你的長才，決沒有工夫計較你的小小短處。

林肯　希華德和霍克兩人都有過大經驗的。

麥　霍克沒有有力的後援。至於希華德呢，他怕不是很謹慎的人。

林肯　請你們不要誤會了。如果與正直不相背，我是主張緩和的。但是諸位，我是個固執的人。假使南部主張擴充蓄奴的範圍，還要要求脫離聯邦的權利，——你知道他們很容易那樣做，——假使那時候該我來決斷，我決意要起反抗的，不承認的；到必要時，還許要流血。我希望關於這一層大家應該明白。

潑　那當然是由你決定，林肯先生，并且我們相信你是一個極正直的人。

林肯　但是希華德和霍克做我的屬員，不容易聽我說罷。

塔　他們總得聽你的，這樁事除了先生沒有一個人配做的。

林肯　那末，哲姆士，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你們共和黨的報能爲一個主義帮助我嗎?

麥　除了你，沒有一人我們願從的。

林肯　假使你們指定我，南部會譏笑你們的選擇的。

幸　我們相信你的忍耐可以勝過他們的譏笑。

林肯　無論什麼人的譏笑我都可以忍受。我

給你們說句笑話——我是受慣了譏笑的，因爲上帝給了我這副惹人笑的醜樣子。但是我知道這奴隸問題一定是久而且深，又是很苦痛的。如果諸位選舉我，你們斷乎不能希望我在這件事上有一點讓步的。或者有相當的時間可以用法律手續去廢止，那是最好。我很願意的。如果我們不能廢止蓄奴，我們決計不能承認他，并且不能讓他的範圍擴張一步的。我是十分決定了。我從前小時候到過紐奧命，看見那邊的奴隸，鎖着鍊子，挨打，挨踢的，這種待遇就是對一隻偷嘴的狗都不該用的。我又看見那叫賣黑奴的人把一個小姑娘趕來趕去的，爲得是要叫那羣買主看的滿意。當時我說『一旦我有機會做這件事，我一定拚命去做。』（半晌。）你們沒有什麼條件嗎？

塔　沒有。

林肯　（起身）林肯夫人和我想請諸位在這裏吃晚飯。

塔　多謝你們的好意。但是，林肯先生，你的答復呢？

林肯　塔克爾先生，你們來的時候，沒有知道我。現在我的話已說過了，你們或者有什麼不要我聽的話要商量商量。

塔　決沒有，我可以擔保——

林肯　我得去通知我夫人一聲。請諸位原諒我一分鐘。(出去了。)

塔　我們應該選擇一位漂亮些的貨色，但是我怕找不到比他再好的。

幸　他做一個很好的法官還可以——假使你不要起訴的話。

潑　我要告訴大家，我可是要請他。

塔　他始終沒有給我們肯否的答復。他怎麽就這樣走了，極直爽的事做得那樣曲折？

幸　他許是要仔細思量思量。

麥　那倒不是。他是不錯的。亞伯拉罕這個人，看人的心裏比一般人都深。他知道今天是我們一生的記念日。你們諸位自從到了這屋之後，在他的眼前，中間有人要想反對他的沒有？沒有他離開你們，爲得是讓你們在這裏可以隨便討論討論，如果你們自己沒有了疑心，以後心裏也就好過了。我們中間有疑心的沒有？

塔，幸，潑　沒有，沒有人。

麥　那末，塔克爾先生等他來的時候請你再問他一聲。

塔　行。

(大家一聲不響坐着，少頃，林肯又進來

了，回到他桌旁的原座上。）

林肯　我沒有立刻答復你們，你們不會想我不恭敬罷。因爲一旦定下了，於國家不是有大好處，就是有大壞處。既然如此，一個人卽使有二十次的確定，也應該問心二十次的。你們中間有人有什麼條件沒有？

塔　沒有。我們請求你的還是和我們坐下來的時候所說的一樣。我幷且還要加上一句，我們所有在座的人，今天來請求一位對於接受這件事情沒有比較再合式的人，大家覺得很榮幸的。

林肯　多謝諸位。我答應了。（起身，其餘的人也跟了他起來。林肯走到門口叫人。）蘇珊。

（靜了片時。蘇珊進來。）

蘇　林肯先生，有什麼吩咐？

林肯　你領這幾位先生到夫人那裏去。我就去。

（四人跟着蘇珊去了。林肯靜站了一回。又走到那張地圖邊去看。重新回到桌子邊來，跪下了，極鄭重的默默的雙手捧着臉。）

落幕

（註一）約翰·勃朗(John Brown)，生於一八〇〇年，康納狄克州人。本來做製革的營

業，後來做毛織業。他生平最恨畜奴的制度。那時 Kansas 新成特別區域，許不許畜奴的問題未決，勃朗特地趕到那裏去力爭。力爭不勝，他就用武力攻擊畜奴者的產業，劫救黑奴。有幾次打仗都是很有名的，有一次他的兒子死在這種暴動裏。一八五九年十月，他帶了十七個白人，五個黑人，夜攻赫普渡，大勝，鎮上要人被捉約有四五十家。次日官兵到鎮，勃朗一羣人全被擒。後來他被判決爲謀叛罪，於是年十二月絞死。他雖死了，他的名字『約翰·勃朗』在北方諸州成爲廢除奴制的運動的一個標幟，不到幾年，遂有南北美之戰，畜奴制度終被廢除。

第二幕

一年之後。在華盛頓，希華德的屋裏。國務卿，威廉·希華德坐在桌旁同坐還有約翰生·華以德和卡爾勃·吉寧，這兩位是南部的代表。

華　希華德先生，南部一般的感情都以爲華盛頓只有你一人在這件事上有很大見解的。我說這句話並不是對於總統有什麼看不起。

希　華先生，我感謝你的好意。但是聯邦是聯邦——你不能不承認的。我們眼前的事情

極簡明的南部六州已經宣告分離了。總統以爲，我敢說我和我們同僚的與他一樣，都以爲國家這樣分離就是使美國衰敗。

吉　但是，希華德先生，無論什麼事都能以讓步解決的。撤回你們在撒漠特炮台駐紮的軍隊，我們就可以教葡格爾將軍不要再往前進，那樣南加羅林諸州因爲他自己的權力已被承認，心裏也就滿足了，他們一定很情願的率領其餘各州把分離的事情重新再爲討論過。

希　我想這個提議的確是動人的，幷且慈善的。

華　把這個提議實行出去，希華德先生，你也許可以做消滅國內戰爭的救主。

希　總統就職時，他的演說內提起過他欲保守撒漠特礮臺的決心。打算勸他回心轉來是不容易的。他的決心很堅固的。

華　總有人會稱他爲固執的。假使用點手段告訴他說，以這樣簡單的手續可以消滅莫大的危險，我想決沒有人再會堅持他不肯退讓的架子的。我說話很直爽，但是現在說話應該直爽。林肯先生的人固然是極有本領的，那是無疑議的，我有兩次跟他說話很受他的感動。是不是，吉寧先生？

吉　當然是的。

華　但是一層，希華德先生，對於國家大政上他的經驗與你的比起來算得什麼？他應該知道他依靠他閣內的幾個閣員之處不少的；我簡直可以說，他依靠你一個人的指點。

希　我們得慢慢進行。

吉　當然的。初次當權的人總不免有點神經過敏的。

希　我之擁護總統，當然無可疑的。

華　哇，那當然無可疑的。但是你如果能將你的高見去幫助總統，價值不更大嗎？

希　他心裏總覺得這裏面夾着黑奴問題。

吉　將他的迷破開就得了。黑奴是不成問題。勸他將撒漠特礮臺的兵撤回來，以後黑奴是好商量的，大家談談就解決了。你知道就是南部自己也贊成廢止的。至於讓幾個地方隨他們販賣奴隸，比較一場國內的戰禍，那一個利害？

華　我們不信南方一定要分離的。他們不過要使他們脫離的權利成立。你們表示承認他們的權利，只有撤回撒漠特礮臺的兵，這事的結果並沒有什麼的，不過是對於獨立的精神，表示一點正當的讓步，這種獨立的精神究竟算不得不忠於聯邦國家。

希　你們應該明白，我不能和你們正式說什麼話。

吉　這沒有什麼，不過是一個非正式的提議罷了。

希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我並不是和你們不表同情的。

華　我們知道。

希　我的話不是沒有勢力的。

吉　希華德先生，你的話的勢力一定可以使你得極大的信用。

希　現在除了做你的報告，那也得要祕密，我們的談話可不要說出去呢。

華　你可以信得過我們的。

希　（和其餘的人一齊立起來。）那末再見罷。

華　我們很感謝你的大度，幷且相信你會用你的大度去辦那重大的事情。再見，希華德先生。

吉　我也——。

（叩門聲。）

希　進來。

（書記進來。）

書記　先生，總統上來了。

希　好，多謝你。（書記出去）這很不幸的。你們不要說什麼，就去罷。

（林肯進來，兩鬢和頷下都有髭鬚了。）

林肯　好，希華德。兩位好。

希　好，總統。我很感謝你們兩位來看我。再見。

（送到門口。）

林肯　你們兩位可以給我十分鐘的談話嗎？

華　不很——

林肯　那末五分鐘。

吉　你或者——。

林肯　我很想找個機會和我們南方的幾位朋友談談彼此的意見。五分鐘之間很能得到你們的光明。如果希華德先生許我們，你們兩位請坐罷。

希　請，請。我可以告辭。

林肯　告辭——為什麼？如果我們意見有不十分同意的時候還要請國務卿的帮助咧。諸位請坐。

（希華德給林肯一張椅子。大家圍着桌坐。）

林肯　你們帶什麼信來給我們？

華　唔，沒有，我們不能說有。

林肯　沒有信？我也許多問了？

希　這兩位先生很要探聽探聽有什麼和解的勢力。

林肯　我想他們自己帶着和解的勢力來了。

兩位，我是很願意聽的。

吉　林肯先生，這是一件爲難的事情。我們來是一種私人的接見。

林肯　很是的，很是的。但是我們能知道彼此的情形也不妨的。

華　希華德先生，我們可以將方才說的話告訴總統嗎？

林肯　那我很感謝的。如果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希華德先生總會指教我的。

吉　我們想在這樣早的程度此刻不必煩擾你。

林肯　什麼太早的程度？

吉　我說——。

希　這兩位先生，與大衆一般的希望和平，想找一條最好的路可以提出他們的提議。

林肯　提議給誰？

希　給政府。

林肯　政府的領袖在這裏。

華　但是——。

林肯　先生們究竟怎麼一回事？

吉　總統，就是撤漠特礮臺的事。如果你將撤漠特礮臺的兵撤回來，沒有人說你軟弱的。只不過是承認一個當然的權利。我們知道南部的心裏並不要先離。他們只要一個自

決的權利。

林肯　南部是要國家承認他們畜奴。國家不能允許他們。

華　的確不是那一點。南部沒有反對畜奴的法律。

林肯　法律是由意見組成的，華以德先生。南部是知道的。

吉　我冒昧說一句，總統，你不大懂得。

林肯　希華德懂得嗎？

華　我們想他懂得。

林肯　你們錯了。他不懂得，因為你們不要他懂得。我並不責備你們。你們以為你們所做的最好、你們想你們的計畫是正直的。我要將你們的計畫說一說，我們揭開簾子說亮話。國內有許多人願意廢止黑奴；有許多不願意的。究竟廢止對不對，我暫且不說。但是無論他願意不願意，人人知道總有廢止的一天。為什麼南部要求分離？因為他們知道廢止黑奴這件事情一定會實行，他們想要避開他。并且還要要求擴張畜奴的範圍。我們對於畜奴都該負點責任，但是我們在北部的人願意改過，你們可不願意。所以你們願意分離，好定你們自己的法律。可惜你們不防備有人要反抗你們；你們也不願意有

反抗的。你們希望先把第一個難關度過了，好教我們讓步，使輿論可以阻止我們再起抵抗，你們就可以用恐嚇手段實行自己畜奴的事。這是你們的計畫。你們並沒有將這些話告訴希華德先生，但是你們確有這種意思。現在，我給你們我的答復。先生們，你們想永久將這件事情遮蓋起來，是沒有好處的。總得解決的。那天我已經說過了，撒漠特礮臺能保守到幾時總要保守的。我說了這話因為我很明白這話的意思。你們為什麼要圍困他？你們說，你們只要爭到你們分離的權利就算了，並不想實行這權利。你們為什麼要那個權利呢？可不是因為我們現在不准擴充畜奴的範圍，并且以後還要廢止他嗎？這些話你們不能不承認的；沒有別的答復了。

吉　我明白了。你可以儘量用武力來維持自由，但是你可不許我們用武力維持我們畜奴的制度。

林肯　吉寧先生，你的話說的明白極了。那就是統一國家的意思。統一的國家代表公共的權利。那是他的基礎——所以正直的人都要維持他的。這個問題大家應該明白的。假使以後起戰爭，不會是為了奴隸的問題。

如果南部忠於統一的聯邦，他們可以用憲法的手續來爭畜奴的立法，他們有能力，儘管由他們得勝利。假使他們要求脫離聯邦，那末，我們想要保存國家使他不致於破裂，想要保存立國以來公認的統一的主權，我們只有開戰的一條路了。我們不願破壞統一，也不許你們破壞統一。國內戰爭的大問題是在你們的手裏，不在我們的手裏。你們如果不先進攻，戰爭不會有的。我不願意就這樣完事了。我們不是仇敵，是朋友。我們不應該做仇敵。兩方面也許傷過感情，可是我勸你們不要讓他使我們決裂。這是我們的答復。請你將這話轉告他們。你可以跟他們說嗎？

華　你決定了嗎？

林肯　我請你們告訴他們。

吉　準如你所請的。

林肯　懇求他們將葡牙爾將軍調回。現在你可以在這裏打電報的。你可以做嗎？

華　如果你要我這樣辦。

林肯　我切望你這樣辦。希華德先生，請你撥一個書記給他們用。要個回音。

（希華德按鈴。一個書記進來。）

希　給這兩位先生一條專線打電報。你就侍

候他們。

書記　是。

（華以德，吉寧跟了書記出去。林肯和希華德半晌不說話。林肯在屋內走來走去，希華德站在桌邊。）

林肯　希華德，這不行的。

希　你疑心我——。

林肯　我沒有。不過我們說話要坦白。我應該不應該做國內的領袖，誰也不能斷定。但是天意使我做了國內的領袖，給我一個比華盛頓更重大的責任。我組織內閣的時候，第一個我就選到你。我決不懊悔的；幷且永遠不會懊悔的。但是要記得，忠心能得忠心。他們是怎麼回事？爲什麼這兩個人不來見我呢？

希　他們以爲我的話比他們的話會有效些。

林肯　你的什麼話？

希　對於撒漠特礮臺的事情應該審愼些。

林肯　審愼些？

希　想到戰爭損失太大。

林肯　是的。你想我會比你不覺悟嗎？我們應該使戰爭不可能。但是你要免去戰爭，應該除去他的根本原因。你難道不知道，撤回撤漠特礮臺的兵決不能免去戰爭嗎？如果國

家的一半要求脫離聯邦，除非我們以聯邦爲一個假東西，不是共同承認的生命原理，不然，這種要求在我們擁護統一的人的眼裏，就該認爲戰爭的原因。我們撤回撒漠特礮臺的兵，不能除去這個戰爭的眞原因。我們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免去戰爭，就是使他們深信脫離聯邦是背叛他們的責任。求上帝使我們做到這一步。

希　只怕你因爲膽小所以要把這個問題叫全國的人明白吧？

林肯　膽小？方才你又說審愼。

希　我的意思就怕我們的政策還沒有定的清楚。

林肯　我們所決定的不是都得你的同意的嗎？你不要自欺自。一方面你勸我要審愼，一方面又責備我膽小。假使還能希望他們有調回葡牙爾將軍的識見，我就一句話也不去激怒他們了。你把這個叫做膽小嗎？現在他們的決心是很清楚的。早晨你聽見我說的話也很清楚的。現在你講到審愼——你，應該叫審愼的時候，叫做膽小，不應該勸我膽小的時候，勸我膽小，并且把膽小叫做審愼。希華德，你也許想我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可是我能把你的思想看得極清楚同你

看鐘表裏的機械一樣。你的熱心，你在行政上的經驗，你的愛人的心，很可以大大的供獻於政府的。不要因爲你想我頭腦不清楚，把你自己毀壞了。

希 （慢慢的）是的，我知道了。我沒有把全體詳細研究過。

林肯 （從袋內取出一張紙來）這是你寄給我的那篇文章。『幾條意見備總統的考慮。對英國的政策，……對俄羅斯的政策，……對墨西哥的政策。總統須得自己管這個，或是交給一位閣員去專管。這不是我個人的專責。但是我也不推委責任，也不包攬事情。』

（半晌，兩人互相看着，一句話也不說。林肯將那張紙交給希華德，他拿在手裏半晌，扯碎了，丟在他的字紙簍裏。）

希 請你原諒。（校者註。希華德是共和黨的大政客，本看不起林肯，故所上條陳裏面，措辭很不客氣。不料林肯給他一個下馬威，使他死心塌地的屈伏了。）

林肯 （握住他的手）那是你的勇敢。

（祕書史萊納先生進來。）

史 先生，安德生少佐那邊來了一個公差。他從撒漠特礮臺那邊一直騎馬來的。

林肯 領他到我屋裏去。——不必了，領他上

這裏來。

(史萊納出去。)

希　不知什麼事？

林肯　我不願意聽那個消息。(按鈴。書記進來。)各部的總長在那屋裏沒有？

書記　切斯先生和勃勒爾先生大概在那裏，先生。

林肯　替我問好他們，請他們準備着，如果需用他們的時候，請他們立刻就來見我。你能找得着別的總長，也把這話告訴他們。

書記　是，先生。(出去。)

林肯　我們現在應該決定——現在。

(史萊納引着一個冒着熱汗，身上帶着灰土的公差進來，自己出去了。)

林肯　你從安德生大佐那邊來的？

公差　是的，先生。帶的是口信，先生。

林肯　你的證書？

公差　(給林肯一張紙：)在這裏，先生。

林肯　(看了一看：)唔？

公差　安德生大佐回政府的報告。如果不添兵，不添餉，他祇能保守那礮臺三天。

(林肯按鈴，不語。第三個書記進來。)

林肯　看看華以德先生和吉寧先生有了回音沒有。那位先生——他叫什麼名字？

希　浩坎斯。

林肯　浩坎斯先生在那裏侍候他們。還請史萊納先生到這裏來。

書記　是，先生。

（書記退出。林肯坐在桌旁寫字。史萊納進來。）

林肯　（寫着）史萊納先生，施各脫將軍在那裏，你知道嗎？

史　先生，我想他在司令部罷。

林肯　你親自將這張條子送去，要個回信來。

史　是，先生。（取了條子出去。）

林肯　礮臺那邊的事情很不好嗎？

公差　大佐說的可以再維持三天，但是我們一般人看來不過二十四點鐘罷了。

（叩們聲。）

希　進來。

（浩坎斯進來。）

浩　先生，華以德先生接着一個電報。

林肯　他完了事請他立刻上這裏來。

浩　是，先生。

（浩坎斯退出。林肯走到稍遠的那扇門邊，開了。向那公差說。）

林肯　你在這裏等着罷？

（公差過去了。）

希　我吸煙你不見怪嗎？

林肯　不要緊，不要緊。（希華德燃着一支雪茄。）三天。如果華以德的信不能幫助我們——三天。

希　現在因爲軍事上的必要，我們可是應該撤回的。

林肯　華以德怎麼不來？

（希華德走到窗邊推開窗子。站在那裏望着街上。林肯站在桌旁眼也不閃的看着那扇門。少頃聽見打門聲。）

林肯　進來。

（浩坎斯引着華以德和吉寧兩人進來，自己出去了。希華德關上窗。）

林肯　怎麼樣？

華　很可惜的，他們不肯讓步。

林肯　你把我的話都告訴他們了嗎？

吉　都告訴了。

林肯　這可是眞危險。

華　他們很固執的。

（林肯在屋內來回的走了一兩次，又到他原立的桌旁站住了。）

林肯　他們一點沒有商量的餘地嗎？

華　很可惜的，沒有。

林肯　這可以算得一個重大的決斷。實在重

大。多謝兩位。再見。

華吉　兩位先生，再見。（出去了。）

林肯　我的上帝希華德，我們要努力，要有極大的信心。（按鈴。第二個書記進來。）你把我的信送去了沒有？

書記　送去了，先生，切斯先生和勃勒爾先生已經來了。其餘幾位總長立刻就來。

林肯　請他們就進來。還有史萊納先生回來時候立刻請他來。

書記　是了，先生。（退出。）

林肯　（半晌）『在人事上有一個潮流……』希華德，你讀莎士比耳嗎？

希　莎士比耳？我不讀。

林肯　啊！

（財政總長，沙蒙．切斯和郵務總監蒙鐵格雷．勃勒爾進來。）

林肯　切斯先生，勃勒爾先生，都好。

希　兩位先生，好。

勃　總統，好。希華德先生，好。

切　總統，好。有什麼緊急的事情？

林肯　我們坐下罷。

（他們正把椅子拿到桌旁的時候，其餘幾位總長，西門．開姆龍，坎爾勃．斯密斯，勃爾內脫．霍克，和格迪．威爾斯，進來了。）

大家在桌旁就座時候互相問好。)

林肯　諸位，我們現在有一個危機極危險的，恐怕我們國內無論那一次的政府都沒有遇見過。我可以簡單說一說。方才安德生來了一個信，說如果不添兵，不添餉，那礮臺他至多可以維持三天。

開　要多少兵呢？

林肯　一會兒施各脫的回音來了，我就可以知道要多少。

威　如果我們沒有那麼多呢？

林肯　那就是糧餉問題了。我們或者做不出十分有勢力的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盡我們的力去做。

霍　如果我們將全數軍隊撤回來，表示我們承認他們的權力了，這樣，豈不就可以使南部調和嗎？如果輿論要攻擊我們，我們可以說這是因為軍事上不得不如此的。

林肯　我的心地是很清楚的。我們假使不能努力去做，無論做到什麼樣子，根本上就是承認南部要求分離的權利。那是我的意思。即使你暫時躲過這個問題，到了明天還是要你解決的。

勃　我和總統表同意的。

霍　這種進行能夠延緩幾時，我們就該延緩

幾時。我以爲我們應該把軍隊撤回來。

林肯　你難道不知道，撤回軍隊固然可以延緩戰爭，但是他的結果還是免不了戰爭嗎？

斯　如果我們想要抵抗，那是免不了的。

林肯　我想是的。但是到了那步田地，我們是因爲有不能讓步的主張才加入戰爭的。是不是，切斯先生？

切　這是很困難的，但是在大體上，總統，我的意見與你的是一樣的。

林肯　希華德，你呢？

希　我很敬重你的意見，但是我的意見與你的不同。

（叩門聲。）

林肯　進來。

（史萊納進來，交給林肯一封信，出去了。）

林肯　（讀）施各脫說要二萬兵。

希　我們連一萬都沒有準備。

林肯　只剩糧餉問題了。我請求你們大家盡你們的心機去思量這件事情，暫時的緩和，我想是免不了戰爭的。將我們的決心公然宣布給世界知道；撤漠特礮臺，我們無論用什麼方法要保持的；聯邦的統一是一定要維持的。這樣一個宣言，使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理由，很簡單，很專一的主張。我一想到

戰爭，心裏就發戰。但是我們手裏有一個神聖的責任。這個責任現在是危險了。我們並沒有想要侵犯人家。我們現在是受人家的侵犯。婉言相勸是已經失敗了，所以我想現在只有抵抗是我們的義務。不供給安德生的糧餉就是放棄我們的義務。諸位，現在事情擺在你們面前。（半晌）贊成供給糧餉給撒漠特的？

（林肯，切斯，和勃勒爾舉手。）

林肯　贊成立刻撤回軍隊的？

（希華德，開姆龍，斯密斯，霍克，和威爾斯舉手良久。）

林肯　諸位，我只好自己負責，不顧你們的多數表決了。國會和輿論要責問時，我自己來答復他們。有人要辭職的沒有？

（沒有聲息。）

林肯　諸位，我很感謝你們的好意。今天的會完了。

（一齊立起來，各總長，除了希華德一人都出去了。出門的時候大家都紛紛議論。）

林肯　你錯了，希華德，你錯了。

希　我相信你。我很尊重你的判斷，就是你說我錯了，我也不駁回。不過我的意見我要表明的。

林肯　你可以讓我和那個人說句話嗎？

希　當然可以的。

（希華德出去。林肯動也不動立了一會。然後走到一張合衆國的地圖邊，這張地圖比他伊犂諾家裏的那張大得多，他也像從前那樣看法。以後走到稍遠的那扇門邊將門開了。）

林肯　你進來罷？

（公差走了進來。）

林肯　你可以立刻騎馬回到安德生大佐那邊去嗎？

公差　可以的，先生。

林肯　告訴他我們現在不能立刻接濟他。我們沒有人。

公差　是，先生。

林肯　再告訴他第一隊的輜重軍今夜從華盛頓動身。

公差　是，先生。

林肯　多謝你。（公差走了。林肯站在桌旁，少頃，按鈴。浩坎斯進來。）請你將史萊納先生請來。

浩　是，先生。

（浩坎斯出去。少頃史萊納進來。）

林肯　你到施各脫將軍那邊去走一遭。請他

立刻就來。

史　是，先生。(出去。)

落幕

第三幕

約兩年後。

白宮內一間小客廳。林肯夫人——打扮的樣子稍微時髦些，他對於他丈夫穿衣服不講究的事情很不滿意的。並且很覺得他應該盡這個必要的責任，——正在那裏寫字。按鈴，蘇珊進來，蘇珊還是不改從前的態度。

林肯夫人　蘇珊，無論那一位客來就請他們進來。你再去問問總統他來吃茶不吃。

蘇　林肯先生剛派人來說他就來，

林肯夫人　很好。(蘇珊要走)蘇珊。

蘇　是，夫人。

林肯夫人　你還是稱呼林肯先生。你應該稱呼總統。

蘇　是了，夫人。但是，夫人，我已經稱呼了十五年的林肯先生了，要我改口很不容易。

林肯夫人　你總應該記住了。現在個個人都稱他總統。

蘇　不見得，夫人。現在有許多人稱他爲『亞伯拉罕爺爺』。還有人愛他比這些人更利

害的。就是今天，柯本內先生，在店裏，問起我說，『蘇珊，老亞伯今天好呀？』

林肯夫人　我希望你不要鼓勵他們那樣稱呼。

蘇　啊，沒有，夫人。我談起他的時候總稱他爲林肯先生。

林肯夫人　是的，但是你應該稱呼總統。

蘇　夫人，恐怕我永遠學不會了。

林肯夫人　你得要練習。

蘇　是的，當然的，夫人。

林肯夫人　有客來都請他們上來。

蘇　是了，夫人。夫人現在有一位太太等着呢。

林肯夫人　那末，你爲什麽先不說呢？

蘇　我本來要說的，不是夫人跟我講起林肯先生——我說總統。

林肯夫人　好了，請他上來。

（蘇珊出去。林肯夫人關上了書桌。蘇珊回來，引着郭利愛勃羅夫人。）

蘇　郭利愛勃羅夫人來了。（退出。）

勃羅夫人　林肯夫人好。

林肯夫人　勃羅夫人好。請坐。

（兩人坐下。）

勃羅夫人　可愛的總統好嗎？

林肯夫人　很好。不過太倦了。

勃羅夫人　一定的。這可怕的戰爭。不過我盼望他不要倦於戰爭。

林肯夫人　他對於這件事情常常放心不下。他覺得他的責任很重的。

勃羅夫人　當然的。但是你不要使他厭惡戰爭。南部這些妖怪應該一起把他們掃盡了。

林肯夫人　總統的決心，我想你不用怕的。

勃羅夫人　哇，自然不怕的。昨天我跟郭利愛說，『總統不把南部壓服倒了，決不讓步的。』郭利愛也贊成我的話。

（蘇珊進來。）

蘇　夫人，阿特利夫人來了。

林肯夫人　請阿特利夫人進來。

（蘇珊出去。）

勃羅夫人　哇，那位可怕的婦人。我知道他願意停戰。

蘇　（在門口：）阿特利夫人上來了。

（阿特利夫人進來，蘇珊出去。）

林肯夫人　阿特利夫人好，你認識郭利愛勃羅夫人罷？

阿特利夫人　認識的。好呀。（坐下。）

勃羅夫人　我的丈夫說這戰爭至少還要延長三年。

阿特利夫人　三年？那就眞可怕了，你說是不

是？

勃羅夫人　我們應該要預備犧牲。

阿特利夫人　是的。

勃羅夫人　我一想到那些人，我就氣得發昏。

阿特利夫人　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我向來認識的。有幾個很和氣很好的。

勃羅夫人　那正是他們的狡猾。我恐怕有很多不忠的人在我們中間。林肯夫人，我們今天可以見總統的面嗎？

林肯夫人　我想他立刻就會來的。

勃羅夫人　你雖然很忙，氣色倒很好。我可實在不能不丟下一些事情。現在日用漸漸的漲價，所有的生活都低下去了，你說對不對？我的丈夫和我得減去的許多捐款。但是有的地方我們當然要克己的。啊，總統，今天好。

（這時候林肯進來。兩位夫人站起來和他握手。）

林肯　兩位夫人好。

阿特利夫人　總統好。

（大家就座。）

勃羅夫人　總統，有什麼駭人的新聞嗎？

林肯　夫人，我每早起來，向我自己說，一百，二百，或是上千的同胞今天要戰死了，我把這事看作駭人的。

勃羅夫人　哇，是的，當然是的。但是我的意思是有沒有好新聞？

林肯　有的。得勝的新聞。他們死了二千七百人——我們方面死了八百人。

勃羅夫人　多痛快！

林肯　一共三千五百人。

勃羅夫人　哇，總統，你不要那樣說。只可算是八百人。

林肯　夫人，這世界比你的心大。

勃羅夫人　林肯夫人，近來總統變得奇怪了。

（蘇珊托了一個茶盤進來，分給各人。林肯沒有要。蘇珊出去了。）

阿特利夫人　總統。

林肯　是，夫人。

阿特利夫人　我今天在這裏作客，本不該說什麼話。我知道你對於種種事情的難處。但是一個人總不肯錯過這種好機會。我可以請問你一樁事情嗎？

林肯　當然可以的，夫人。

阿特利夫人　你可以使戰爭停止嗎？我請求你這件事情，是因為國家的犧牲太大了。

勃羅夫人　這種問題永遠不會到我的腦筋裏來的。

林肯　這件事情問得很對的，夫人，我心裏常

有一個想頭——怎樣能使他停止呢？但是我們總得要保存聯邦的統一。這兩年來的戰爭使我心裏時時苦痛。我相信我受的苦痛和別人一樣。不過這是應該忍受的。我們的主義在兩年前是不錯的。至今還沒有改變。

阿特利夫人　我知道你是高尚宏量的人。但是我相信戰爭這件事情無論處什麼情形，無論爲什麼理由總是不對的。

勃羅夫人　總統如果常聽這種話恐怕心要軟了。

林肯　（對勃羅夫人）夫人，請你不要替我操心。（對阿特利夫人）夫人，我也以爲戰爭是不對的。這種不對的事情全是人類的軟弱，嫉妒，愚笨，做出來的。我們可都是軟弱，嫉妒，愚笨。世界就是如此，夫人，我們不能超出世界的。我們中間更壞的一部分是固執并且侵占人家——正是愚笨，貪心的強盜。我們中間有些人不至如此的。但是無論怎樣頂好的人，費盡了口舌終止不住侵略，也就忍不住，不能不抵抗侵略了。這是人的天性。你也許說這種天性是壞的。那我可不知道。但是確有這種天性，儘幾百萬的好人都有這種天性。我以爲這種天性並不壞。我相信這

世界會慢慢的變聰明，可是很慢的，我們如果痛恨侵略的行爲，應該常常勸人不要侵略，並且希望人家漸漸會聽從我們。但是有時候也有侵略的人逼我們抵抗侵略的天性不能不發動。那時候我們應該盡心盡力去做，使這種事情以後再也不要發生。并且我們應該不斷的盡我們的勸告。武力的解決是在不完全的世界裏的一樁錯處。但我們不能都是聖人。我們應該努力洗淨這世界，我們可是不可閉了眼睛懸想一個完全的理想世界。我當初應該決斷這事的時候，很容易說，『不行，我不幹；這是壞的，我不要摸他。』但是這樣是決斷不出什麼來的；我那時早已見到我所信以爲眞的道理，我今天對你說的，仍舊是這個道理，夫人，無論什麼人，如果心裏有這樣的責任，總是很苦痛的，我也許看錯了，但是我是這樣看的。

勃羅夫人　總統，我很贊成你的話。南部這些畜生們是得受點教訓，但是我想除了滅絕他們，怕沒有別的法子教訓他們。這話是我的丈夫常說的。

林肯　你的丈夫現在年歲一定不小了。

勃羅夫人　並不大，總統。他才三十八歲呢。

林肯　今年眞的才三十八歲嗎？我也許可以

給他一個差使，派他打仗去。

勃羅夫人　哇，不行。我的丈夫現在可離不開。你知道他現在正在替政府定買軍需。他斷斷不能走的。總統，我想如果我把你拒絕要求停戰的話告訴他，他一定很喜歡的。我希望阿特利夫人心裏可以滿足了。我們固然大家都有苦可訴。我方才告訴阿特利夫人說，我們都應該犧牲一點。（註替政府買軍需，是最肥的差使，故林肯說要派他打仗去，他的太太就發急了。）

阿特利夫人　總統，多謝你給我講的話。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再去想想。不過我總以爲戰爭是不應該的。我不願意我的兒子去，因爲我以爲這是不應該的。但是他要去。這是我上禮拜收到他寄來的信。（給林肯一張紙看。）

林肯　（看了站起來，還給阿特利夫人：）夫人，有時候沒有人能說話。我替你難過，我替你難過。

阿特利夫人　（起立：）我想要走了。我說的話你不會介意罷？

林肯　夫人，我們都是可憐東西。請你原諒我，

（與阿特利夫人握手。）馬麗。

（林肯夫人和阿特利夫人同出。）

物羅夫人　這位可憐的婦人實在很可憐。但是他也因爲自己這種怪僻的思想使他格外苦痛。總統，我希望你不到這些沒有羞恥的叛逆者擡不起頭來的時候，決不要顯出軟弱的樣子來。郭利愛說你應該宣告以後再也不能饒恕這班人。我自己可以保得定再也不和他們說　句話。（起立。）呀，我要走了。我還要出去見見林肯夫人。總統，再見。（走至門邊，伸手給林肯，林肯不理他。）

林肯　再見，夫人。我有幾句話要忠告你。那位可憐的母親把他心裏的話告訴我。我不贊成他，但是我敬重他。他雖然錯了，不過他是高尚的。你告訴我你所思想的。我也不贊成你，并且覺得像你這一類的人是可恥的。你，什麼也沒有犧牲，別人出力打南部的時候，你只嘴裏亂說要滅絕他們。這次戰爭使我心裏非常難過。我的心每天差不多碎了。我之所以開戰是爲人道，公理，和慈悲的主義，并且抱着世界的愛和仁慈的希望。你到我這裏來說報讎，破壞，惡意，與永遠的仇恨。這些好人固然是錯了。但是他們的心地是清潔的，并且是爲了一個重大的主義。只有你，把我們所持的宗旨汚辱了——你，把這宗旨弄得卑鄙狹小了。再見。（開了門，郭利愛

夫人說不出話來，出去了。林肯過去按鈴。一會兒蘇珊進來。）

林肯　蘇珊，如果這個婦人再來，我怕他許要碰着給他下不去的事。

蘇　是，先生。就只這點事嗎，先生？

林肯　不是，先生，還有別的事情呢，先生。我不喜歡這件衣服。我要換掉他。一兩分鐘就來，一會兒有位先生名叫維廉·克斯梯斯來見我，你就請他等在這裏。

（林肯出去。蘇珊在那裏收拾那些茶杯。他正走到門口，有一位很沉靜，鄭重的白髮黑人突然衝在他面前。蘇珊嚇了一跳。）

黑人　（緩緩的，很沉靜的說：）不要緊，不要緊。

蘇　誰？這大黑晚上上這兒來，你是誰呀？

黑人　我是維廉·克斯梯斯。林肯先生囑咐我來的。沒有人攔阻我，所以我進來了。

蘇　你就是維廉·克斯梯斯先生嗎？

克　正是。

蘇　林肯先生一會兒就來。他去換件衣服。你請坐罷。

克　好。（他就坐下，四周張望，一種可憐的希奇詫異的神氣。）林肯先生住這裏。你他的用人？年輕姑娘給林肯先生做用人好福氣。

蘇　唔，我們倆很合得來的。

克　做南方的奴隸倒霉。

蘇　噲，你克斯梯斯先生，可不要把我和奴隸混在一起呢。

克　沒有，你不奴隸。你用人，但是你自由人。那很大的身分。一個可憐的用人，生來自由。

蘇　是的，但是，你可憐我嗎，你說可憐的僕人？

克　可憐？沒有。我看你很大的。

蘇　唔，我不知道什麼大不大。不過我想你是不錯的。到白宮裏來並不是人人都能的。

克　不是人人都能自由的。所以，你是大的。

蘇　我一輩子也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克　我是常想的。

蘇　我想你自由的罷？

克　是的。不是生來自由。我小黑奴時候受過鞭打的。我看見我母親——不說了，我還是忘了我所看見的好罷。

蘇　唉，眞可憐。那種事情是不應該的。

克　是。不應該的。

蘇　所有的黑奴——我說所有的黑先生都像你一樣嗎？

克　不是。我遇見好機會。他們不許多有機會。

蘇　沒有，我想沒有。林肯先生來了。

（林肯穿了他合意的衣服，從門裏進來。）

克斯梯斯立起來。

蘇　先生，這就是你所說的那位先生。（取了茶盤出去。）

林肯　克斯梯斯先生，我願意見你。（他伸手。克斯梯斯拿住了要用嘴親他。林肯緩緩的止住他。林肯坐下）請坐罷。

克　（仍舊站着，帽子拿在手裏：）林肯先生的好意叫我來見他。

林肯　我怕你會拒絕的。

克　害羞？有的。但是很多要請問願意來。

林肯　請坐下。

克　有禮嗎？

林肯　請。請你看，你如果不坐，我一個人不能坐。

克　黑人，黑人。白人，白人。

林肯　胡說。就是兩個老人坐在一起（克就在林肯所指的地方坐下了）——說話。

克　我想我比林肯先生大。

林肯　是的，我想是的。我是四十五歲。

克　我七十二。

林肯　我希望我到了七十二歲的時候也像你那樣輕健。

克　冷水。多走路。信從耶穌基督。小黑奴時候把幾味草藥記熟了。林肯先生試試。很好的。

（他給林肯一張疊成小摺的紙。）

林肯　啊，那是你很大的好意。謝謝你。我從旁

人那裏聽見你講的道很多。克斯梯斯先生。

克　是的。

林肯　我願意聽你講的。

克　林肯先生我們這一族的好朋友。

林肯　現在我到底決定了。

克　決定了?

林肯　廢止黑奴。我們本來總說要限制。現在是完全廢止。

克　你眞的?

林肯　眞的。

(克斯梯斯慢慢的站起來鞠了一躬,重新坐下了。)

克　我們這一族許多得學的。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的。無知識,害怕,懷疑的人。很難教的,很慢的。(很感動的神氣)但是生來自由的那些人!自由!林肯先生,我生來奴隸。生來不奴隸的人不懂得奴隸。

林肯　知道,知道。我知道的。

克　(復原狀)我想是的。

林肯　我很願意你有什麼話要問我。

克　我有要陳訴的事。也許我不明白。

林肯　告訴我。

克　南部的兵虜去幾個黑人。穿你們制服的黑人。把他們虜去了。又把他們殺死了。

林肯　我知道的。

克　你怎麼處置？

林肯　我們提出抗議了。

克　不行，還應該比這個利害。

林肯　比這利害的，怎麼做呢？

克　你知道的。

林肯　是的，你要我報讎嗎？

克　（眼發光輝）：傷人眼的還人眼。傷人牙的還人牙。

林肯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你應該想想你說的話。

克　我想到被殺死的黑人。

林肯　你要我殺害他們的人嗎？

克　懲罰——不是殺害。

林肯　是的，殺害。別人做的事，我怎麼能拿那些無辜的人來報仇呢？想想結果會變成什麼樣的。我們應該做個好榜樣給人看，不要學那些壞人的榜樣。你相信這句話的，是不是？

克　（少頃）：我明白了。是的。讓你的光照耀大家。我信林肯先生。願意信他。先前我錯了。我替我的同族太氣忿了。

林肯　你能把這件事情記住了嗎？這兩年多以來，我天天把你們放在心上。我想來想去，

想的疲倦了。但是我永不忘記。我已經允許
了。

克　你極大的好朋友。我永永愛你。

（叩門聲。）

林肯　進來。

（蘇珊進來。）

蘇　來了一位軍官先生。他說有很重要的事
情。

林肯　我就去。（他和克斯梯斯站起來。）克斯
梯斯請你等一會去。我有話要問你。

（林肯出去，天色漸漸黑了，蘇珊將燈點
着，把幔掛下。克斯梯斯立在門口望着林
肯背後。）

克　他最好的人。

蘇　你現在知道了？

克　你這位白種姑娘愛他嗎？

蘇　當然愛他的。

克　是的，你應該的。

蘇　他是一個眞的白人。我說這話並不是不
恭敬。

克　不是不恭敬。他和我說話跟黑人不兩樣。

蘇　但是我要告訴你，克斯梯斯先生。這一仗
打完，他的身子也壞了。他的心太慈悲了——
——如同他們所說的慈善小羊。

克　很不幸的戰爭。

蘇　我想他是不錯的。假使不解決，永遠不完的。

（樓下街上有一堆人口裏唱着「約翰勃朗」調走來。克斯梯斯和蘇珊立着聽，蘇珊也跟着他們的音調哼哼，直到他們走遠了。）

落幕

第四幕

大約與第三幕同一日子。在華盛頓開的內閣會議。斯密斯已去，陸軍總長，愛德文·絲丹登代替開姆龍。其餘的總長如希華德，切斯，霍克，勃勒爾，威爾斯幾位都照舊。大家就坐在桌旁，空着總統的坐位。

希　（進來：）我剛接到總統召見的信。有什麼特別的新聞沒有？

絲　有的。麥克雷侖在安迪塔已把李將軍打敗了。這是我們最大的成功。他們不能再恢復了。風頭已經轉了。

勃　你見總統了沒有？

絲　我剛與他在一起。

威　他怎麽說？

絲　他只說『居然完了。』他立刻就來。

霍　他又要把他釋放黑奴的宣言提出來了。據我的意見現在還太早。

希　呀，我們到現在應該知道我們中間只有總統是最好的人了。

霍　各處有許多人是反對他的，我知道。

勃　對於這件事只有他的人格擔當得起。

霍　也有別的批評的。

希　是的。但是決不會在我們中間的。

霍　我就不敢說。不過我要問問你們，他說的釋放黑奴是什麼意思？我總以為我們所爭的是聯邦的統一，至於廢止奴隸一層，祗好放在我們腦中，等待適當時機再定法律。今天他說，他所掛念的只有釋放黑奴這個問題。到了明天，他又說，如果丟開了黑奴的問題能夠維持統一，維持和平，他也可以把這個問題丟開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希　不對，你錯了。現在他把統一看作第一件事，但是他對於奴隸的意見仍舊不曾改變的。這一層你們知道得都很清楚。但是總把釋放黑奴的政策放在心裏，他是要找一個於統一國家最合適的方法去做。你記得他的話：『如果不釋放奴隸可以維持統一，我要做的；如果釋放全數的奴隸可以維持統一，我要做的；如果釋放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可以維持統一，我也要做的。我戰爭的第一個目的是要維持統一。』沒有再比這話更

明白了。時機一到，他必要釋放黑奴，他這種決心也是很明白的了。

霍　唔，有些人當他的境地，也許有別的辦法。

勃　我們可以斷定，別人儘管有別的辦法，總沒有他做的好。

絲　我雖然不完全贊成總統。不過只有他我還可以贊成。

霍　他今天要提議的就是發表他釋放黑奴的宣言，你記着我的話，我們正要使社會把題目認清，他卻拿這宣言來混亂他們，

威　你想他現在一定提出嗎？

霍　你看他不提出！

威　他如果提出，我贊成。

希　李將軍的兵敗了嗎？

絲　還沒有——但是很危險的了。

霍　總統怎麼不來？這新聞好像不當一回事似的。

切　我急乎要知道他對於這件事怎麼說。

（一個書記進來。）

書記　總統問諸位先生好，他立刻就來。（退出。）

霍　他如果提出，我要反對的。

切　他也許不提這件事。

希　我想他要說的。

絲　無論如何，這是很危險的時候。

勃　他來了。

（林肯進來手裏拿着一本小書。）

林肯　諸位好。（坐下。）

各總長　總統好。

希　重要的新聞，我們聽着。

霍　如果我們讓陸軍去進行，可以免去我們的困難了。

林肯　諸位，今早是個很熱鬧的日子。我覺得我心神不安。我的精神與奮時，我的思想力會差的。諸位可以允許我嗎？（攤開書。）這也許可以使我們鎮靜些。這是阿帝木司・華特最近的著作。（註阿帝木司華特 Artemus Ward 原名 C. F. Browne (1834—67) 他是一個滑稽著作家。專好用拼法奇怪的字，與戲謔的句子。當時他的著作很有名的。）

各總長之中，除了霍克滿臉不耐煩的樣子，與絲丹登，如果他不厭惡霍克，也早露出心焦的樣子來了，其餘幾位都很怡心靜氣的聽總統一個字一個字笨笨的念。

「油的客地方的大暴動。」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的掀天。我們的班

子在油的客，那是在紐約客聯邦頂頂大大的一個城。一盤的人民都狠狠的歡迎我的。報紙上也响响的贊揚我。有一天我正在那裏用我的大文章說明我的野獸畜牲和長蟲，忽然來了一個大粗漢子，你想他這東西討厭人嫌不討厭人嫌；他走到籠子旁邊裏頭，那籠子——旁邊裏頭我盛着耶穌最末次聖餐同座的蠟人兒，他把猶大從籠子裏頭旁邊倒着脚拉了出來，丟在地上，他就用了一手的大拳頭，併了一根性命的拿拳頭拍他。

我大聲說，『青天白太陽的，你這算幹什麻？』

他說，『你把了這烏梨八怪的壞東西拿到了這兒地方來幹什麻？』說着又在蠟人兒的腦袋頭骷髏上打了一下。

我說，『你這沒有王法的忘記了八樣事情人的少爺，那不過是一個蠟人兒——代表模仿那個背恩使徒身體形狀的樣子。』

他說，『你說是儘管說得很很的好聽，然而但是我跟你說，老人，這個猶大要在油的客不痛不癢的逛一邊，那可別想！』他說完罷了這句說話又把猶大的腦袋頭骷髏上陷進去一個山洞。這個少年是油的客的最

鬪的人家裏的人。我去告他，那陪審官判斷
決定了他爲三品的放火的罪名。』

綠　我們現在可以談談國事了罷？

霍　是的，我們可以。

林肯　霍克先生說，是的，我們可以。

綠　承你好意。

林肯　不是，承霍克先生的好意。

希　我想麥克雷侖也許在那裏追趕李將軍
了。

林肯　你的『也許』眞多呀。麥克雷侖追趕李
將軍，這要算是第一個機會，這又是他們送
終的第一個預兆。如果麥克雷侖幹不下去，
我們可以派格蘭脫去。那就要緩一點，但是
也不要緊。現在風色已轉了。

勃　格蘭脫是喝酒的。

林肯　那末請你告訴我他喝的什麽酒。我還
要送幾桶給旁人也喝喝，他打勝仗。

霍　還有別的事情沒有？

林肯　有。幾禮拜以前我給你們看過一張釋
放奴隸宣言書的草稿。

霍　（掉頭向威爾斯：）我不跟你說的嗎？

林肯　當時你們說提出太早。我是贊成的。我
想現在是時候了。我再讀一遍給你們聽。『
自耶穌紀元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一日

起，所有叛逆各邦境內所蓄的奴隸，一律解放，以後永永爲自由的人。此令。』從今天起還有三個月才實行。其餘賠償損失的條件另擬有辦法。

霍　在這樣不適當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宣言，我是絕對反對的。這個問題應該等到我們完全得勝的時候再討論。我們正要使大家互相聯絡，你卻把這宣言暴露出去，使他們紛爭。

威　總統，我不十分明白，你爲什麼想這時候最爲適當呢？

林肯　諸位相信我，這件事情我已經用盡心機研究過了。

霍　但是六個月以前紐約公論報勸你宣布一篇清楚的宣言書，你還責備他們咧。

林肯　那時候我想還不是時機咧。那時候如果宣布出去是無用的，正如同教王反對彗星的法令一樣不生效力的。我以爲我的義務應該忠於宗旨，不應該把他在不適當的時機內發表，以致毀了他。我想政治家的手腕應該是那樣的。我心裏一向有兩個固定的目的。維持統一，釋放奴隸。怎麼樣維持統一，我是一向明白的，雖然受了兩年的苦痛倒還沒有使我的見解糊塗。我們是爲統一

戰爭，現在爲統一得勝了。至於什麼時候和怎樣宣布廢止黑奴，我可不很決定。現在我已決定了。幾禮拜以前，我已經看得極清楚。我對我自己說，等到叛逆的軍隊從馬麗蘭逐出之後，世界漸漸會知道結果是我們得勝，我們就可以乘這時機宣言，廢止黑奴即須跟着勝利與擁護統一來了。我曾經允許我自己——并且允許我的上帝。叛逆的軍隊現在已被驅逐出去了，我可以履行我所允許的了。在這件大事上我不願意你們有什麼勸告，因爲我自己已經決定了。我這樣說並不是對於你們各位有什麼不敬重的意思。但是我要求你們幫助我。

霍　據我的意思這事辦得太性急。

林肯　還有一句話我要說的。我知道別人辦這件事情，和辦別的事情一樣，比較我辦得好；但是假使我知道公衆信任什麼別人比信任我深，假使我可以按什麼憲法的手續請他來代替我，我早就讓給他辦去了。我是很願意讓給他的。我雖然不敢自信能得全體一致的信任，但是在各方面看起來，信任旁人並不見得比信任我多；并且無論如何，我沒有方法可以使旁人替代我的。我在這裏；一定要盡力去做，擔負我所做的事業上

的義務，我覺得這事是應該做的。

絲　可以把這件事情留着從容討論嗎？

切　我以爲我們應該記得現在我們惟一的主義乃是擁護統一。

霍　我十分贊成這句話。

林肯　諸位，我們逃不了歷史的。雖然像我們這樣的人在政府裏也得載在歷史上的。我們各人無論位置重要不重要，做歷史的都不能饒恕我們的。我們給奴隸自由就是使自由者得自由的保證。世上最末最好的希望，我們不是很高尚的把他救了，就是很卑鄙的把他丟了。（他把宣言書攤在面前。）『從此以後，永永爲自由的人。』諸位，我求你們的贊助。（他簽字。這時各總長一齊立起來。希華德，威爾斯，勃勒爾與林肯握手出去了。絲丹登和切斯向他鞠一躬，跟着出去。霍克末了一人起來，理也不理向前走。）霍克。

霍　是，總統。

林肯　霍克，一個人耳朵裏總會聽見話的。

霍　你說什麼？

林肯　霍克，有許多人用這種方法，人家向他說不好聽的話，他要他再說一遍，爲得要使他爲難。這種方法很有效的。但是我是不容易使我爲難的。方才我說，一個人耳朵裏總

會聽見話的。

霍　總統，我不懂你什麼意思。

林肯　老實說罷，霍克，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林肯這名字不算壞。我想你是懂的。

霍　我怎麼會懂？

林肯　那末，就簡單跟你說罷，外面有陰謀詭計在那裏進行。

霍　反對政府嗎？

林肯　不是。在政府裏頭的。反對我。

霍　批評罷，大概是有的。

林肯　什麼宗旨？改正我的方法？

霍　我看是的。

林肯　那末，怎麼不老實告訴我呢？

霍　我想這是自然有點難開口。

林肯　怕是野心罷？

霍　你是什麼意思？

林肯　你想你應該代替我。

霍　你的消息眞靈。

林肯　你不懂，爲什麼不人人都贊成你應該替代我。

霍　你有什麼權利可以說個話？

林肯　我的話難道不確嗎？

霍　你乘我不防備的時候。我的地位當然不如你。

林肯　霍克，你說話可是很像精細，算計好的人。

霍　你疑心我的行爲嗎？

林肯　你要這樣說也可以的。

霍　那樣，我辭職了。

林肯　是因爲反對……？

霍　你的疑心。

林肯　我疑心錯了嗎？

霍　好了，我老實跟你說。我不信任你的判斷。

林肯　在那一方面？

霍　一般的。你把廢止黑奴的事情看得太重了。

林肯　你的意思並不是如此的。你是怕公衆的意見反對廢止奴隸。

霍　這件事情應該委婉勸導的，不應該強迫的。

林肯　那有價值的一部分人早已受勸導了。那些沒有價值的人，你只聽見他們嚷嚷。你明知道外面不過是那些無價值的人批評廢止，你終不願意聽廢止這兩個字。

霍　據我看來，你缺少應該有的決心，你不肯說明叛逆者應該得什麽刑罰。

林肯　這是一場戰爭。我不讓他變爲報仇的內鬨。

霍　我們是和叛逆的戰。我們應該以嚴厲手段對待他們。

林肯　我們現在抵抗叛逆我要以和解的態度對待他們。

霍　這是一種軟弱的政策。

林肯　這是一種忠實的政策——這是一種同情的政策。（一陣熱誠）霍克，你爲什麽因爲妒忌要攻擊我？以先有一次我的內閣裏有一個人在我背後出花樣。但是他一點不爲自己私人的利益，并且以後他補救得很高尙的。霍克，你可是讓這幾天的負擔煩得你不願意了。這些事情我都知道。你在那裏用這個詭計，用那個詭計，想要爭權，我是看得出的。我是一個孤獨的人，心裏很難過的。上帝將這樣重大的事情交給我手裏，我的日子又這樣短，我最深的希望是盼望我自己的人總要忠心於我。你可是不肯用忠心待我。你在你的任上也盡過很大的職務。但是你卻起了妒忌心。現在你要辭職，如同從前有一次我很要和你親熱，你向我辭職。你以爲我再會哄你挽留你。我想我不應該再那樣做。我也不願意那樣做了。我應該准你所請的。

霍　我很滿足的。（轉身要走。）

林肯　你可以跟我握手嗎？

霍　請你原諒我。

（霍克出去了。林肯默然立了半晌，樣子很疲乏，很冷靜的。他按鈴，一個書記進來。）

林肯　你去請史萊納先生來。

書記　是，先生。

（書記出去了。林肯從他的衣袋又取出一本書來拿在手裏沒有開。史萊納進來。）

林肯　史萊納，我今天有些疲倦了。你念一會兒給我聽。（給他書。）暴風——你知道那一段。（『暴風』是莎士比亞的名劇）

史　（讀）我們的宴會現在已經完了；這些是

我們的唱戲的，
我從前對你說過，他們都是神，
融化在空氣中，在稀薄的空氣中；
就如同幻像的，沒有基礎的建築一樣，
這些凌雲的塔，華麗的宮殿，
莊嚴的廟宇，這大地球的自身，
是的，所有這些東西凡是他遺傳下來的，
都要融解的，
正如同這無形的戲場那樣消散，
剩下什麼也沒有。我們正是
做夢的資料，我們小小的生命
四圍包着夢境。

林肯　我們正是做夢的資料，我們小小的生命……

落幕

第五幕

一八六五年四月的一晚上。阿堡瑪脫克司附近的一家農家。林肯手下，國軍的總司令，格蘭脫將軍和一位副官，曼侖斯大尉坐在桌旁。格蘭脫在那裏吸煙，少頃，又斟滿一杯韋司忌。戴臬斯護兵坐在角上的桌旁，寫字。

格　（看着他面前的一只大表；）一個半鐘頭了。現在米特那邊又該有消息來了。戴臬斯。

戴　（走到桌邊；）是，先生。

格　這張紙給吞潑爾曼大尉送去。再問一聲威斯脫大佐廿三隊還在打仗沒有。告訴廚子十點鐘給我送湯來。跟他說昨天湯是涼的。

戴　是，先生。（出去了。）

格　曼侖斯，給我那張地圖。

（曼侖斯把他所做的那張地圖給他。）

格　（不聲不響的看了一回；）是的，這事無可疑的。除非米特睡着了，不然，這不過幾個鐘點的事情。李將軍是一個大人物，但是他也逃不了的。（以指在地圖上畫了一個圓圈。）

林肯　（接過那張單子：）我想這種事情。頂慘的部分就是這個。格蘭脫，有鎗斃的沒有？

格　有一個。

林肯　這可恨的事情！格蘭脫，爲什麼你不辦不行嗎？不行，當然不行的罷？是誰？

格　曼侖斯。

曼　（翻開一本書來：）威廉·施各脫，先生。這是一樁很難的案子。

林肯　怎麼一回事？

曼　先生，他剛走完了許多路，他又告奮勇代替他有病的朋友去幹雙班的守衞。他在守衞的地方竟睡着了。（闔了書。）

格　我很想要赦了他。但是不行的。這是一個危險的地方，在極危險的時間內。

林肯　什麼時候行刑？

曼　明天一早，先生。

林肯　我想鎗斃他一點沒有好處。他在那裏？

曼　在這裏，先生。

林肯　我可以看他去嗎？

格　他在那裏？

曼　大概在倉裏住着，先生。

格　戴臬斯。

戴　（從桌邊走來：）是，先生。

格　告訴他們把施各脫帶到這裏來。（戴臬

斯去了。）我去見威斯脫大佐。曼侖斯，問聲吞潑爾曼數目算好了沒有。（格蘭脫出去，曼侖斯跟着他。）

林肯　史萊納，你走嗎？

（史萊納去了。少頃，那時候林肯正拿起曼侖斯讀過的書來看，幾個衞兵夾了威廉·施各脫進來。他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孩子。）

林肯　（向衞兵：）謝謝你們。你們等在外邊罷。

（這班人舉手出去了。）你就是威廉·施各脫嗎？

施　是的，先生。

林肯　你知道我是誰？

施　先生，知道的。

林肯　大佐告訴我你被判決死刑了。

施　是的，先生。

林肯　你在守衞的地方睡着了？

施　是的，先生。

林肯　這是很大的罪。

施　我知道，先生。

林肯　怎麽回事？

施　先生，我熬不住了。

林肯　你走了很多路嗎？

施　二十三英里，先生。

林肯　你幹了雙班的守衛？

施　是的，先生。

林肯　誰命令你的？

施　先生，我自己願意的。

林肯　爲什麼？

施　哀諾·槐德——他病了，先生。我們是從一處來的。

林肯　那裏？

施　弗蒙脫，先生。

林肯　你住在那邊嗎？

施　是的，先生。我的……我們有塊莊稼在那邊，先生。

林肯　誰的？

施　我的母親，先生。這裏我還有他的相片呢，先生。（從衣袋內取出來。）

林肯　（拿起來：）他知道這件事情嗎？

施　哇，千萬不能讓他知道的，先生。

林肯　別這樣，別這樣，我的孩子。不叫你鎗斃的。

施　（半晌：）不把我鎗斃了？先生。

林肯　不，不。

施　不—把—我—鎗斃了。（他哭了出來。）

林肯　（起來到他身邊：）噲，噲，我相信你告訴我你熬不住的話。我是信任你，要送你回到

你的聯隊裏去。(回到他的原座。)

施　先生，我幾時可以回去呢。

林肯　你明天可以回去。那時候我想戰爭可以完了。

施　先生，現在戰爭完了沒有？

林肯　還沒有十分完。

施　先生，請你今夜就送我去——讓我今夜回去。

林肯　很好。(寫。)你知道米特大佐在那裏嗎？

施　不知道，先生。

林肯　叫他們來個人。

(施各脫將他的衛兵內叫了一個進來。)

林肯　你們的罪犯已經釋放了。現在拿了這張條子就把他帶到米特大佐那邊去。(將條子給那個人。)

衛兵　是，先生。

施　多謝，先生。(舉手跟着那兵出去了。)

林肯　史萊納。

史　(在外：)是，先生。(進來。)

林肯　什麼時候了？

史　(看桌上的表：)正九點半，先生。

林肯　我們在這裏睡一忽。你也躺一回罷。如果有什麼消息他們會招呼我們的。

(林肯拳在兩張椅子內。史萊納跟着他

躺在一張條凳上。過一會格蘭脫走到門口來，看見他們的樣子，把蠟燭輕輕吹了，出去。

幕落

同景開幕，林肯和史萊納還在那裏睡覺。晨光照在屋子裏。一個護兵拿了兩杯熱氣騰騰的咖啡和些餅干進來。林肯醒來。

林肯　早。

護兵　先生，早。

林肯　（接過咖啡和餅干：）多謝你。（護兵轉身到史萊納這邊來，見他沒有醒，遲疑不敢叫他。）史萊納。（又大聲。）史萊納。

史　哈羅！什麼鬼在這兒鬧我？——請你原諒，先生。

林肯　不要緊。喝點兒咖啡。

史　謝謝，先生。（接過咖啡和餅干。那護兵出去了。）

林肯　史萊納，睡得好嗎？

史　睡得不很舒服，先生。好像我滾到地上一次。

林肯　什麼時候了？

史　（看表：）六點鐘，先生。

（格蘭脫進來。）

格　先生，早。史萊納，早。

林肯　將軍，早。

史　先生，早。

格　夜裏我沒有擾你。米特那邊剛來一個消息。李將軍在四點鐘時候要求停戰。

林肯　（默然半晌）：四年來的生命只爲了這時候的希望。這也奇怪，等到他來時，又這樣容易的很！格蘭脫，你很盡忠於國家了。你使我的事業成功。（握他手。）多謝你。

格　先生，如果我失敗了，並不是你的錯處。可是我的成功全因爲你相信我。

林肯　李將軍在那裏？

格　他上這裏來了。米特應該就來的。

林肯　李將軍等在那裏？

格　有一間屋子給他的。先生，你見他嗎？

林肯　不，不，格蘭脫。那是你的事。你不要談政治上的事情。大量些。這也用不着我囑付的。

格　（從袋內取出一張紙來）：這是我提議的條件。

林肯　是的，是的。這些條件不愧你的爲人。

（將紙放在桌上進來一個護兵。）

護兵　先生，米特大佐來了。

格　請他這裏來。

護兵　是，先生。（出去。）

格　從前我跟拉勃特·李學了很多東西。他比我們誰都好。這回的事情眞使他難受，先生。

林肯　格蘭脫，這件事情給你這樣一個勇士去做，我眞高興。

（米特大佐和他的副官，宋大尉一同進來。米特舉手。）

林肯　恭喜，米特。你幹得很好。

米　多謝，先生。

格　打得很利害罷？

米　有一兩點鐘內很利害的。

格　李將軍得幾時來？

米　我敢說，不過幾分鐘工夫，先生。

格　關於條件事情你沒有說什麼嗎？

米　沒有，先生。

林肯　有一個孩子名叫施各脫到你那裏去了沒有？

米　去了，先生。當時他就上戰場的。戰死了，是不是，宋？

宋　是的，先生。

林肯　戰死了？格蘭脫，這眞是一個奇怪的世界。

米　先生，你關於怎樣處置叛徒，有什麼宣言沒有？

格　我——。

林肯　沒有，沒有。這些人我不願意絞死他們，也不要鎗斃他們；就是最壞的人，我也不願意那樣待他們。從國內趕他們出去，下了門，開了門，嚇他們出去。呸！（他一揚手。）格蘭脫，再見。趕快到華盛頓來報告。（和他握手。）再見，諸位。走罷，史萊納。

（米特舉手，林肯出去，史萊納跟着他。）

格　誰跟着李將軍？

米　只有他的一個隨員，先生。

格　宋，你可以去見曼侖斯，回頭李將軍跟我兩人好直接談話。

宋　是了，先生。（出去。）

格　呀，米特，這是很大的一件事業。

米　是的，先生。

格　我們有勇氣，有決心，并且有智慧，打敗了一個英雄。我無論對誰都要那樣說的。但是，米特，這是亞伯拉罕·林肯給我們一個清白的大目的。讓這樣的人操縱勝利，使人心裏很好過的。米特，喝一杯嗎？（倒一杯韋司忌。）不喝？（自己喝。）米特，你知道，有幾個傻貨教我和林肯爭下次的總統。我也有我的虛榮心，但我想我決不至於那樣傻。

（曼侖斯進來。）

曼　先生，李將軍來了。

格　米特，請李將軍勞駕到這裏來見我，

(米特舉手出去。)

格　曼侖斯，我的帽子那裏去了？還有刀呢。

曼　先生，這裏。

(曼侖斯取來給他。米特和宋兩人進來，站在門口立正。南部的總司令，拉勃特·李，進來，背後跟着他的隨員。李將軍的臉上顯出他剛經過很危險，懸心的日子，但是他那簇新的，整齊的裝飾正與那位不修飾的格蘭脫相對照。兩個領袖面對着面。格蘭脫舉手，李將軍回禮。)

格　先生，你常使我覺得和你做敵手是榮幸的事。

李　我不曾有一回不盡力。我承認我敗了。

格　你今回來——。

李　來問你以什麽條件接受投降。是的。

格　(取桌上的紙給李：)很簡單的。我想你不至於想我不大量的。

李　(讀了條件：)你眞大量，先生。我還可以提出一件請求嗎？

格　如果我可以商量，那是很榮幸的。

李　你許我們的軍官保留他們的馬匹。那是你的大恩。但我們騎兵的馬也都是他們自

己的。

格　我明白了。他們在農場上有用的可以准他們留下。

李　多謝你。這很能撫慰我們的人民了。你的條件我承認了。

（李將軍摘下他的掛刀，交給格蘭脫。）

格　不，不。那個我也應該提在條件內的。這把刀只有一個合適的地方。請你收了。

（李將軍收了刀。格蘭脫伸手，李將軍同他握手互相舉手，李將軍轉身出去。）

落幕

第六幕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夜。戲院內的一間小休息室。離着遠的是三扇包廂的門。屋內半晌沒有聲息。忽然後面看客堆裏一陣喝采鼓掌聲。包廂的門開了。中間的包廂內有林肯，絲丹登，林肯夫人，一位別的婦人，和一位官員，在那裏談天。

別的包廂內的客出來走到休息室來，在那裏有各處過來的人聚成幾小堆，有坐有立的談話。

婦人甲　很有趣的，你說是不是？

甲的同伴　唔，是的。可是不像眞的，是不是？

婦人乙　那個黑姑娘多聰明呀？他叫什麼名

字?

男子丙　（看他的戲單：）靄立諾克洛。

男子丁　一陣過堂風。覺不覺得?我的脖子受風了。

丁的夫人　你應該把你的圍脖圍上。

男子丁　太不好看。

婦人戊　今晚總統樣子很高興的，是不是?

婦人己　沒有什麽稀奇，是不是?他一定很得意的。

（一少年穿着黑衣服，在人堆中走過賊眉賊眼的瞧瞧林肯的包廂內，躲過了。這人是約翰韋爾克司卜思。）

婦人庚　（向婦人辛行禮：）呀，卑寧登夫人，你知道你丈夫幾時回來?

（兩人走開了。蘇珊拿着外套圍脖等進來。他走到包廂邊，和林肯夫人說幾話。後來走開了，離着人堆坐在那裏等。）

一少年　我想我也要唱戲去了。我的朋友說我非常之好。不過我想我的身子受不了。

一姑娘　哇，那是很容易的事。不過是扮演——那很容易的。

（看客中發出呼喚『林肯』聲，跟着一陣大聲『總統，』『演說，』『亞伯拉罕，林肯，』『亞伯拉罕爺爺』，等等。休息室內的談話

截止了，說話的人都轉過來聽。過幾分鐘工夫，林肯站起來又是一片歡呼聲。休息室內的人都圍在包廂門口。林肯手一舉，聲音忽然靜了。)

林肯　諸位朋友，你們的誠意，我很感謝的，十分感激的。經過四年的黑暗，艱難，我們的大願現在得到了。李將軍投降格蘭脫將軍以後只剩一支兵還在戰場上，但是結果也快了，幷且確然無疑的。(喝采。)我現在沒有什麼可說的。我並不敢自居爲可以支配事情的，我承認其實是事情支配我。不過事情到我面前的時候我總是以一個誠心對待他。我們已經維持了美國聯邦，幷且廢除了一件大弊病。(鼓掌。)調停的事情要將現在混雜的情形變爲有秩序，立刻要定出一個公正仁慈的規則來，要引導這分而再合的國家的生命到好心，大量的方面去，要盡我們的智慧，我們的忠心。我能參與這件事情實在是我一生的榮幸。(鼓掌。)無論我能做多少，也不過報我所受的宏恩大量於萬一。對於一切人毫無仇恨，對於一切人只有仁愛，我們打定主意，這個國家在上帝的手下，應該有一個自由的新生命；這個人民的政府，人民主持的政府，爲人民的政府，在地球上

應該永遠不會滅亡。

（一片喝采鼓掌聲。聲音完了，一個招待人從休息室內經過喊着『諸位先生，末一幕了。』看客都散到戲場裏頭去了，包廂的後門也關了。剩下蘇珊一個人，一點沒有聲息。）

（過了一會，卜恩出來。他看蘇珊並沒有注意他。他就慢步挨到中間的包廂邊，從外套底下伸出手來。拿着手鎗。擺好了他的身體，倏的將門開了，一鎗，回手將門一關，跑了。那門重新開出來，那位官員跟着追人。包廂裏面絲丹登架着林肯，林肯夫人跪在他丈夫身邊。一個醫生從休息室內跑來到包廂內。這時候戲院內一些兒聲息也沒有。門又關了。）

蘇　（趕到包廂門口，跪在那裏流淚：）主人，主人。不是，不是，不是我的主人。

（別的包廂門開了。內中的看客和別的看客在休息室內都嚇得在這兒那兒三伍相聚。後來中間包廂又開了，絲丹登出來，隨手關上。）

絲　唉，現在他是歷史上的人了。

落幕，劇終

Abraham Lincol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初版
十四年十一月三版

回（世界叢書）林肯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J. Drinkwater
譯述者　沈性仁
校訂者　胡適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四〇[illegible]

